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陸潮愈

朱子語類卷二十七

論語九

里仁篇下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潜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未透且看後面去却時時将此章来提省不要忘却久當自明矣時舉

問一貫曰恁地汎看不濟事須從頭子細章章理會夫子三千門人一旦惟呼曾子一人而告以此必是他人承當未得今自家却要便去理會這處是自處於孔門二千九百九十九人頭上如何而可道夫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脚一是忠貫是恕底事拱壽

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有甚事來聖人只是這箇心從周

或問一貫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千數了成百只

是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得串得銖

問一貫之説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事發出來皆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時舉

或問一以貫之以萬物得一以生為説曰不是如此一只是一二三四之一一只是一箇道理胡泳

一是忠貫是恕道夫

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人傑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謨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見得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僞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

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賀孫

道夫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

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道夫

忠恕而已矣不是正忠恕只是借忠恕字貼出一貫底道理人多說人己物我都是不曾理會聖人又幾曾須以己度人自然厚薄輕重無不適當忠恕違道不遠乃是正名正位閎祖

問忠恕而已矣曰此只是借學者之事言之若論此正底名字使不得這忠恕字又云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誠與仁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

相粘相連續少一箇不得燾

盡已為忠推已為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若中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只是取諸已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為充擴得去底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淳

主於内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德明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閎祖

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已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泳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閎祖

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 端蒙

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潜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道夫

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箇物事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不可將口做一箇物事說話底又做一箇物事 淳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

枝葉枝葉即是本根曾子為於此事皆明白但未知聖人是揔處發出故夫子語之可學

在聖人本不消言忠恕廣

聖人是不犯手脚底忠恕學者是著工夫底忠恕不可謂聖人非忠恕也閎祖

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為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僩

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節

聖人之恕與學者異者只爭自然與勉強聖人却是自然擴充得去不費力學者須要勉強擴充其至則一也端蒙

夫子之道忠恕此忠自心而言之為人謀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統體主事言者主於事而已端蒙

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可學總

論

曾子已前是一物格一知至到忠恕時是無一物不格無一知不至聖人分上著忠恕字不得曾子借此為說方子

曾子一貫是他逐件事一做得到及聞夫子之言乃知只是這一片實心所為如一庫散錢得一條索穿了方子

問曾子於孔子一貫之道言下便悟先來是未曉也曰

曾子先於孔子之教者日用之常禮文之細莫不學

來惟未知其本出於一貫耳故聞一語而悟其他人於用處未曾用許多工夫豈可遽與語此乎大雅云䙴曾子問一篇許多變禮皆理會過直如此細密想見用工多 大雅

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其體則一一箇本貫許多末先生問如何是末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末曰今人只得許多名字其實不曉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殻子其實不曉也只是一箇空底物事須是逐

件零碎理會如一箇桶須是先將木來做成片子却將一箇箍來箍斂若無片子便把一箇箍去箍斂全然盛水不得曾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時盡得許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麽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又曰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

資高者流爲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鶻突物事在這裏

又曰孔門許多人夫子獨告曾子是如何惟曾子盡曉得許多道理但未知其體之一節復問已前聞先生言借學者之事以明之甚疑忠恕對一以貫之不過今日忽然看得來對得極過一以貫之即忠恕忠恕即一以貫之如忠是盡已推出去爲恕也只是一箇物事推出去做許多即一以貫之節於此中又見得學者亦有以貫之夫子固是一以貫之學者能盡

已而又推此以及物亦是一以貫之所以不同者非是事體不同夫子以天學者用力曰學者無一以貫之夫子之道似此處疑有闕誤學者只是這箇忠推出來乾道變化如一株樹開一樹花生一樹子裏面便自然有一箇生意又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節

周公謹問在內為忠在外為恕忠即體恕即用曰忠恕是如此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

已矣曰是曾子曉得一貫之道故以忠恕名之先生
曰且去一貫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貫曰一貫
只是一理其體在心事父即為孝事君即為敬交朋
友即為信此只是一貫曰大槩亦是公更去子細玩
味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目夫子何故只說吾道一
以貫之公謹次日復問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道見
於日用之間精粗小大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
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

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别又看得甚意思出曰夫子之告曾子直是見他曉得所以告他曰是也所以告曾子時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箇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如穿錢一條索穿得方可謂之一貫如君之於仁臣之於忠父之於慈子之於孝朋友之於信皆不離於此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夫子説一貫時未有忠恕及曾子説忠恕時未有體用是後人推出來忠恕是大本

達道所以為一貫公謹復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内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忠如瓶中之水恕如瓶中瀉在盞中之水忠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為君推其仁以待下為臣推其敬以事君泳

或問一貫如何却是忠恕曰忠者誠實不欺之名聖人將此放頻在萬物上故名之曰恕一猶言忠貫猶言恕若子思忠恕則又降此一等子思之忠恕必待施諸己而不願而後勿施諸人此所謂違道不遠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願而後勿施諸人也或問曾子能守約故孔子以一貫語之曰非也曾子又何曾守約來且莫看他別事只如禮記曾子問一篇他甚底事不曾理會來却道他守約則不可只緣孟子論三

子養勇將曾子比北宮黝與孟施舍則曾子為守約者爾後世不悟却道曾子之學專一守約別不理會他事如此則成甚學也曾子學力到聖人地位故孔子以一貫語之不可道為他只能守約故與語此也

去偽

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之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

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㸃他便醒元来只從一箇心中流出来如夜来守約之説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却没貫處忠恕本末是説一貫縁聖人告以一貫之説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忠恕是學者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先敬其兄如欲人不慢於我須先不慢於人欲人不欺我須先不欺於人聖人一

貫是無作爲底忠恕是有作爲底將箇有作爲底明箇無作爲底又曰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 寓

敬之問一貫曰一貫未好便將忠恕壓在上說因及罷之夜來所問云曾子正不是守約這處只見聖人許多實行一一做工夫得到聖人度得如此遂告以吾只是從這心上流出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 賀孫

曾子答門人說忠恕只是解一以貫之看本文可見忠便貫恕恕便是那忠裏面流出來底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履之問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蓋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之人道曰然或曰恐不可以忠為未感曰恁地說也不妨忠是不分破底恕是分破出來底仍舊只是這一箇如一碗水分作十盞這十盞水依

舊只是這一碗水又曰這事難如今學者只是想像
籠罩得是如此也想像得箇萬殊之所以一本一本
之所以萬殊如一源之水流出為萬派一根之木生
為許多枝葉然只是想像得箇意思如此其實不曾
見得如曾點浴沂一段他却是真箇見得這道理而
今學者只是想像得這一般意思知底又不實去做
及至事上做得細微緊密盛水不漏底又不曾見得
那大本聖人教人都是教人實做將實事教人如格

物致知以至灑掃應對無非就實地上指出教人[側]

義剛說忠恕一章畢先生良久曰聖人之應事接物不

是各自有箇道理曾子見得似是各有箇道理故夫

子告之如此但一貫道理難言故將忠恕來推明大

要是說在己在物皆如此便見得聖人之道只是一

胡叔器因問聖人是就理之體發來學者是就用上

做工夫否曰不要恁地說只是一般聖人是天理上

做學者也是就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理學者

也只是這一理不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渾淪底物事發出来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要全得這天理如一碗水聖人是全得水之用學者是取一盞喫了又取一盞喫其實都只是水忠便是就心上做底恕便是推出来底如那盡底也只一般但是聖人不待於推而學者尚要推耳義剛因問若把作體用說恐成兩截曰說體用便只是一物不成說香匙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匙之用如人

渾身便是體口裏說話便是用不成說話底是箇物事渾身又是一箇物事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義剛。淳畧

或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

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顔子頴悟
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一根
究著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
貫之若曾子元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
者貫箇什麽盖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
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
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
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麽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

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着實用功即如此着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虛頭說矣銖

蜚卿問顏曾之學曰顏子大段聰明於聖人地位未達一間秖爭些子耳其於聖人之言無所不曉所以聖人道回也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曾子遲鈍直

是辛苦而後得之故聞一貫之說忽然猛省謂這箇物事元來只是恁地如人尋一箇物事不見終歲勤動一旦忽然撞著遂至驚駭到顏子只是平鋪地便見得沒恁地差異道夫

顏子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粗故有闕處曾子魯却肯逐一用工捱去捱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捱一件去捱來捱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醒得蓋他平日事理每

每被他看破事事到頭做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謾也大雅

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人傑錄作自敏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葢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爾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孝則真箇孝為人謀則真箇忠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畧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

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我之所得者忠誠即此理安頓在事物上則為恕無忠則無恕葢本末體用也去僞。以下兼論子貢章

夫子於子貢見其地位故發之曾子已能行故只云吾道一以貫之子貢未能行故云賜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可學

所謂一貫者會萬殊於一貫如曾子是於聖人一言一行上一一踐履都子細理會過了不是默然而得之

觀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當時功夫是一一理會過来聖人知曾子許多道理都理會得便以一貫語之教他知許多道理却只是一箇道理曾子到此亦是他踐履處都理會過了一旦豁然知此是一箇道理遂應曰唯及至門人問之便云忠恕而已矣忠是大本恕是達道忠者一理也恕便是條貫萬殊皆自此出来雖萬殊却只一理所謂貫也子貢平日是於前言往行上着工夫於見

識上做得亦到夫子恐其亦以聖人為多學而識之故問之子貢方以為疑夫子遂以一貫告之子貢聞此别無語亦未見得子貢理會得理會不得自今觀之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强識上做到夫子舍二人之外别不曾說不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

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𣍐

忠恕一以貫之曾子假忠恕二字以發明一貫之理盖曾子平日無所不學看禮記諸書曾子那事不理會来但未知所以一故夫子於此告之而曾子洞然曉之而無疑賀孫問告子貢一以貫之章集注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是就二子所到上說如何曰看上下語脉是如此夫子告曾子曾子只說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這就行上說夫子告子貢乃云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這是只就知上說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

會此心又云通書一處說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文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最録得好賀孫

曾子一貫忠恕是他於事物上各當其理日用之間這

箇事見得一道理那箇事又見得一道理只是未曾湊合得聖人知其用力已到故以一貫語之問曾子於零碎曲折處都盡得只欠箇一以貫之否曰亦未都盡得但是大槩已得久則將自到耳問君子之道費而隱曾子於費處已盡得夫子以隱處點之否曰然問曾子篤實行處已盡聖人以一貫語之曾子便會曰忠恕而已矣子貢明敏只是知得聖人以一貫語之子貢尚未領畧曰然非與是有疑意曰子貢乃

是聖人就知識學問語之曾子就行上語之語脈各不同須是見得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意思先就多上看然後方可說一貫此段恕字却好看方泝流以遡其源學者寧事事先了得未了得一字却不妨莫只懸空說箇一字作大罩了逐事事都未曾理會却不濟事所以程子道下學而上達方是實又云如人做塔先從下面大處做起到末梢自然合尖若從尖處做如何得僩

問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何也曰曾子發出忠恕是就行事上說孔子告子貢初頭說多學而識之便是就知上說曾子是就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就下面推上去問曾子未聞一貫之前已知得忠恕未曰他只是見得聖人千頭萬緒都好不知都是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得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生氣流注去貫也林問枝葉便是恕否曰枝葉不是恕生

氣流注貫枝葉底是恕信是枝葉受生氣底恕是夾界半路來往底信是定底就那地頭說發出忠底心便是信底言無忠便無信了淳。

謨録云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曾子言夫子忠恕只是就事上看夫子問子貢多學而識之便是知上説曾子見夫子所為千頭萬緒一一皆好譬如一樹枝葉花實皆可愛而其實則忠信根本恕猶氣之貫注枝葉若論信則又如花之必成實處忠信恕皆是體用恕如行將去信如到處所循物無違則是凡事皆實譬如水也夫子自源而下者也中庸所謂忠恕泝流而上者也

或問夫子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與告子貢予一以

貫之之説曰曾子是以行言子貢是以知言盖曾子平日於事上都積累做得來已周密皆精察力行過了只是未透夫子才點他便透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是到這裏恰好著得一陣雨便發生滋榮無所凝滯子貢却是資質敏悟能曉得聖人多愛與他説話所以亦告之又問尹氏云此可見二子所學之淺深曰曾子如他與門人之言便有箇結纜殺頭亦見他符驗處子貢多是説過曉得了便休更没收

殺大率子貢緣他曉得聖人多與他說話但都没收殺如子如不言處也没收殺或曰他言性與天道處却是他有得處否曰然燾

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便覺不同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須可說也須有箇来歴因做甚麽工夫聞甚麽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都不可說只是截自甚月甚日為始已前都不是已後都是則無此理

已前也有是時已後也有不是時益人心存亡之決只在一息之間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聖賢教人亦只據眼前便著實做將去孟子猶自說箇存心養性若孔子則亦不說此様話但云學而時習之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顔淵問仁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問仁則曰仁者其言也訒據此一語是司馬牛已分上欠闕底若使他從此著實做將去做得徹時亦自到他顏冉地位但學者初做時固不能無間斷做来做去做到徹處自然純熟自然光明如人喫飯相似今日也恁地喫明日也恁地喫一刻便有一刻工夫一時便有一時工夫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豈有截自某日為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又如曾子未聞一貫之說時亦豈全

無是處他也須知得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如何是敬如何是孝如何是慈如何是信件件都實理會得了然後件件實做將去零零碎碎湊着了工夫也細模得箇影了只是爭些小在及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體認得平日許多工夫許多樣事千頭萬緒皆是此箇實心做將出來恰如人有一屋錢散放在地上當下將一條索子都穿貫了而今人元

無一文錢却也要學他去穿這下穿一穿又穿不著那下穿一穿又穿不著似恁為學成得箇甚麽邊事如今誰不解説一以貫之但不及曾子者葢曾子是箇實底一以貫之如今人説者只是箇虚底一以貫之耳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孟子曰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廣

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甚一貫看他意思只是揀一箇儱侗底說話將来籠罩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日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見他於事事物物上理會得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這来這裏提醒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曾有得這本領不知

是貫箇甚麽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来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為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来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柰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

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
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
吾道一以貫之譬如聚得散錢已多將一條索来一串
穿了所謂一貫須是聚箇散錢多然後這索亦易得
若不積得許多錢空有一條索把甚麽来穿吾儒且
要去積錢若江西學者都無一錢只有一條索不知
把甚麽来穿又曰一只是一箇道理貫了或問忠恕
曾子以前曾理會得否曰曾子於忠恕自是理會得

了便將理會得底來解聖人之意其實借來直卿問一以貫之是有至一以貫之曰一只是一箇道理不用說至一

問集注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此恐是聖人之心昭明融液無絲毫間斷隨事逐物泛應曲酬只是自然流出來曾子謂之忠恕雖是借此以曉學者然既能忠則心無欺曲無乂路即此推將去便是一已而至於自然而然則即聖人之所謂一

矣曰如此則全在忠字上這段正好在恕字上看聖人之意正謂曾子每事已自做得是但事君只知是事君底道理事父只知是事父底道理事長只知是事長底道理未知其相貫通故孔子說我每日之間大事小事皆只是一箇道理而今却不識言意都倒說了且理會事事都要是若事事都是不理會得那一不妨若事事未是先去理會那一不濟事如做塔且從那低處濶處做起少間自到合尖處若只要從頭上

做起却無著工夫處下學而上達下學方是實先生又云聖人與曾子說一貫處是說行與子貢說一貫處只說學問看多學而識之一句可見又問自此之外更無餘法亦無待於推矣惟只是推已之推否更無餘法是一理之外更無其他否曰聖人之忠恕自别不可將做尋常忠恕字看問才說恕字必須是推若不須推便是仁了曰聖人本不可說是忠恕曾子假借來說要之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

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箇著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且如不欺誑不妄誕是忠天地何嘗說我不可欺誑不可妄誕來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天地何嘗說我要得性命之正然後使那萬物各正性命來聖人雖有心也自是不欺誑不妄誕我所不欲底事也自是不去做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即是此意問程子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是中庸所謂天道人道否曰不是

大本便是天道達道便是人道這箇不可去泥定解他如子思說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相似只輕輕地傍邊傍說將去要之至誠無息一句已自剩了今看那一段不須字字去解亦不須言外求意自然裏面有許多道理今如此說倒鈍滯了所以聖人不胡亂說只說與曾子子貢二人曉得底其他如吾欲無言之類畧拈起些小來說都只是輕輕地說過說了便休若只管說來說去便自拖泥帶水胡泳○下集注

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曰曾子偶未見得但見一箇事是一箇理不曾融會貫通然曾子於九分九釐九毫上都見得了即爭這些子故夫子告之而今人卻是因夫子之說又因後人說得分曉只是望見一貫影像便說體說用卻不去下工夫而今只得逐件理會所以要格物致知夔孫

先生問坐間學者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是曾子但未知體之一處或云正如萬象森然者是曾子隨事精

察力行處至於一元之氣所以為造化之妙者是曾子未知體之一處曰何故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不曉所以一處荅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豈有此理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

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曾子以爲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真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所以集注說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源之

水流出為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一源之水人只是一箇心如事父孝也是這一心事君忠事長弟也只是這一心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皆是此一心精粗本末以一貫之更無餘法但聖人則皆自然流行出來學者則須是施諸已而不願而後勿施於人便用推將去聖人則動以天賢人則動以人耳又問盡已之忠聖人同此忠否曰固是學者與聖人所爭只是這些箇自然與勉强耳聖人所行皆是自

然堅牢學者亦有時做得如聖人處但不堅牢又會失却程子說孟子爲孔子事業儘得只是難得似聖人如剪綵爲花固相似只是無造化功龜山云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譬得好又問先生解忠恕謂借學者盡巳推巳之目如程子說忠恕一以貫之則又自有聖人之忠恕曰這裏便自要理會得若曉得某說則曉程子之說矣又云忠是一恕是所以貫之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是下學上達之義即學者

所推之忠恕聖人則不待推然學者但能盡已以推之於人推之既熟久之自能見聖人不待推之意而忠恕二字有不足言也明作。壯祖録云問一貫之旨先生曰何故曾子能毎事精察而力行却未知其體之一趙兄曰曾子但見粗處未見精處先生曰若説精粗二字便壞了一貫之理譬之水在大江中固是此水流為池沼亦只是此水流為溝壑亦只是此水若曰池沼溝壑别是水之粗而大江中乃是水之精者其可哉夫子之道施之事父則為孝事君則為忠交朋則為信曾子見其事事曲當如此遂疑有許多般樣而未知天下只是一箇大道理雖於逐事上有千般百緒只共是這一箇大道理曾子之所未達者尚有此耳一是忠所貫者恕忠是一箇實心萬法萬事皆自此出聖人只有這

兩端外此更無餘事但聖人不待推學者須每事推去但為之既熟則久之自能見聖人不待推之意而忠恕二字即不足言也

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用自體出體用不相離於其用處既已精察何故未知其體之一曰是他偶然未知曾子於九分九釐上皆透徹了獨此一釐未透今人只指箇見成底體用字來說却元不會下得工夫又

問曾子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而明之欲人之易曉曰這箇道理譬如一枝天然底花為人不識故作一

枝假底花出來形容欲人識得箇模樣又曰此章一項說天命一項說聖人一項說學者只是一箇道理

又曰聖人是自然底忠恕學者是使然底忠恕○儒相祖

道錄云或問曾子一唯處如何曰曾子平日用功得九分九釐九毫都見得了只爭這些子一聞夫子警省之使透徹了也又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上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理又問以己及物推己及物如何曰在聖人都謂之仁在學者只是忠恕而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則是聖人之仁能近取譬便是學者之恕一箇是天然底道理一箇是人為底道理曾子以天然底難說只得把人為底說與他教他自此做得到盡處便是天然底所以如此說者要使當時問者曉得譬

如將做底花去比生成底花自有優劣要之這一項說天命一項說聖人一項說學者其至只是一箇道理也欲為逐一分說如何是聖人底如何是學者底一向剖解未免有牴牾學者須是自體認始得或曰然則忠恕字如何看曰如此等字難為一一分說且去子細看得此樣四五箇字透徹看他落在何界分將輕重參較久久自見今只說與終不濟事且如看地盤一般識得甲庚丙壬午子逐字挂將去永不差誤久之又曰要好時將此樣十數箇字排在面前前賢所說逐一細看教心通意會便有所得也○賜錄云問忠恕曰解此處大段用力一箇是天然底一箇是人為底譬如假花來形容生花一般為是生花難說故把假花形容引他意思出來然一項說天命一項說聖人一項說學者要之只是一箇道理

問一貫注言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

一耳未知其體之一亦是前所說子曰參也以魯得之他逐件去理會曾子問喪禮到人情委曲處無不講究其初見一事只是一事百件事是百件事得夫子一㸃醒百件事只是一件事許多般樣只一心流出曾子至此方信得是一箇道理問自後學言之便道已知此是一理今曾子用許多積累工夫方始見得是一貫後學如何便曉得一貫曰後人只是想像說正如矮人看戲一般見前面人笑他也笑他雖眼

不曾見想必是好笑便隨他笑又曰曾㸃所見不同方當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莊子中說孟子反子琴張喪側或琴或歌㸃亦只是此輩流渠若不得聖人為之依歸須一向流入莊老去寓

叔器問聖人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曰這不是說一貫便是忠恕忠恕自是那一貫底注脚只是曾子怕人

曉那一貫不得後將這言語來形容不是說聖人是忠恕今若曉得一貫便曉得忠恕曉得忠恕便曉得一貫今且說那渾全道理便是忠那隨事逐物串斂來底便是恕今若要做那忠恕去湊成聖人忠恕做那忠恕去湊成一貫皆不是某分明說此只是曾子借此以推明之義剛

而今不是一本處難認是萬殊處難認如何就萬殊上見得皆有恰好處又云到這裏只見得一本萬殊不

見其他　卓

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此語見周禮疏　銖

問如心為恕曰如此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　道夫

蜚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大學之絜矩程子所謂推己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却兼通不得如何曰也只是一般但對副處

別子細看便可見今人只是不曾子細看某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間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脱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為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𡧖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𡧖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且會無一處不到又問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箇是聖人之恕下箇賢者之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人之仁便是聖人之恕夫道

楊問以己推己之辯先生反問如何曰以己是自然底意思推己是反思底意思曰然以己是自然流出如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推己便有折轉意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寓因問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只推己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絶欲利於己不利

於人欲已之富欲人之貧欲已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絶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寓

問以已推已之辨曰以已是自然推已是着力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以已及人也近取諸身譬之他人自家欲立知得人亦欲立方去扶持他使立自家欲達知得人亦欲達方去扶持他使達是推已及人也淳

胡問以已及物以字之義曰以已及物是大賢以上聖

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未饑未見得天下之人饑未寒未見得天下之人寒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之饑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已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反五折便是推已及物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義剛

以已及物是自然及物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推已及物則是要逐一去推出如我欲恁地便去推

與人也合恁地方始有以及之如喫飯相似以已及物底便是我要喫自是教别人也喫不待思量推已及物底便是我喫飯思量道别人也合當喫方始與人喫 義剛

恕之得名只是推已故程先生只云推已之謂恕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此就聖人説却只是自然不待勉强而推之其字釋却一般 端蒙

以已及物仁也一以貫之是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

遠是也蓋是明道之說第一句只是懸空說一句違道不遠只粘著推己及物說 夔孫

問程子謂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以己及物仁也與違道不遠不相關莫只是以此分别仁恕否曰自是不相關只是以此形容仁恕之定名 端蒙

問明道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何也曰忠是自然恕隨事應接略假人為所以有天人之辯 壯祖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此天是與人對之天若動以天也之天即是理之自然又曰聖賢之言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卓

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閎祖

一貫忠恕先生曰此是曾子平日用工於逐事逐物上

都理會過了但未知一貫爾故夫子喚醒他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先生顧曰恕者所以行乎忠也一句好看又曰便與中庸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相似炎

忠者盡巳之心無少僞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巳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端蒙

忠恕一段明道解得極分明其曰以巳及物仁也推巳

及物恕也忠恕違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下面忠恕一貫之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端蒙

忠恕違道不遠此乃畧下教人之意下學而上達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義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為言乃是借此二字綻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己推己不足

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賀孫

忠恕違道不遠與夫子之道忠恕只消看他上下文便自可見如中庸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之事論語之言分明先有箇夫子之道字豈非聖人之事端蒙

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忠恕一以貫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髙

一是忠貫是恕譬如一泓水聖人自然流出灌溉百物

其他人須是推出來灌溉此一貫所以為天至子思

忠恕只是人所以說違道不遠盡己之謂忠推己之

謂恕才是他人便須是如此泳

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又云違道不遠曰仁是到忠

恕正是學者著力下工夫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子思之說正為下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

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 賀孫

曾子忠恕與子思忠恕不同曾子忠恕是天子思忠恕尚是人在 泳

問忠恕而已矣與違道不遠已所不欲等處不同而程先生解釋各有異意如何曰先理會忠恕而已一句如明道説動以天之類只是言聖人不待勉强有箇自然底意思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

勿施諸人看箇勿字便是禁止之辭故明道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正是如此分别或曰南軒解此云聖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稱夫子忠恕是矣賢者求盡夫此人之道也子思稱忠恕是矣曰此亦說得好諸友却如何看謨曰集注等書所謂盡已為忠道之體也推已為恕道之用也忠為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為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固甚明矣曰夫子只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

説此一自正是下箇注脚如何却横將忠恕入来解説一貫字程子解此又如何曰以己及物為仁推己及物為恕又却繼之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如此却是剩了以己及物一句如何謨曰莫是合忠恕而言便是仁否先生稱善謨曰只於集注解第二節處得之如曰聖人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合忠恕是仁底意思曰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將仁解一貫字却失了體用不得謂之一貫爾

要如此講貫方盡䛕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之意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此是學者事然忠恕功用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文蔚録云曾子借學者以形容聖人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與仁字聖人渾然天理則不待推自然從此中流出也盡字與推字聖人盡不用得若學者則須推故明道云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

兩端伊川説中庸則只説是下學上達又説是子思掠下教人明道説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大本達道也與違道不逺異者動以天耳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此規模又別大雅云程先生説忠恕形容一貫之理在他人言則未必盡在曾子言之必是盡曰此説得最好然一字多在忠上多在恕上大雅云多在忠上曰然程子説得甚分明復將元説成段看後来多被學者將元説拆

開分布在他處故意散亂不全難看大雅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曰恕字正在兩隅界頭只看程子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便分明恕是推己及物使各得其所盡物之謂信人傑

劉問忠恕曰忠即是實理忠則一理恕則萬殊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為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卓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廣

忠貫恕恕貫萬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是不忠之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是不恕之恕天地何嘗道此是忠此是恕人以是名其忠與恕故聖人無忠恕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乃學者之事士毅

曾子所言只是一箇道理但假借此以示門人如程子

所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地無心之忠恕夫子之道一貫乃聖人無為之忠恕盡已推已乃學者著力之忠恕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様且如天地何嘗以不欺不妄為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此為恕聖人亦何嘗以在已之無欺無妄為忠若汎應曲當亦何嘗以此為恕但是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若曉得曾子意思雖則是忠恕二字

而發明一貫之旨昭然但此話難說須自意會若只管說来說去便拖泥帶水又云夜来說忠恕論著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僩

正淳問伊川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乾道變化猶是說上體事至各正性命方是恕否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正相夾界半路上說程子謂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又為盡物之謂信如乾道變化便是盡已處各正性命是推以及物處至於推到物上使物物各得其所處方是盡物便是信問侯師聖云草木蕃與各正性命如何曰尋常數家便說草木蕃是草木暢茂天造草昧之意故指来說恕字不甚着各正性命說推已及物然當時只是指此兩句来說喒

徐仁父問充擴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則

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只管充擴將去則萬物只管各得其分只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上面擴充將去若充之於一家則一家得其所充之於一國則一國得其所無施而不得其所便是天地變化草木蕃若充擴不去則這裏出門便行不得便窒塞了如何更施諸人此便是天地閉賢人隱底道理卓。賀孫錄同以下集義

吳仁父問充擴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是氣象如此是實如此曰似恁地恕

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已不管别人

别人底事便説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為州為縣亦

只理會自已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

恁地濶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麽推出來節

天地變化是忠忠則一草木蕃是恕恕則萬狀天地閉

賢人隱是理當如此非如人之不恕是有各意恕如

春不恕如冬節

草木蕃如說草木暢茂人傑

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别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辯異言畢復抗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道夫

忠恕是工夫公平則是忠恕之効所以謂其致則公平致極至也道夫

問吾道一以貫伊川云多在忠上看得来都在忠上貫之却是恕曰雖是恕却是忠流出貫之可學

問盡物之謂恕與推巳之謂恕如何推巳只是忠中流出曰方流出未可謂之盡曰盡物之謂信是物實得此理故曰盡物曰然可學

問侯氏云盡物之謂恕程子不以為然何也曰恕字上著盡字不得恕之得名只是推巳盡物却是於物無所不盡意思自別端蒙

衆朋友毋説忠恕章畢先生曰將孔子説做一樣看將曾子説做一樣看將程子説又做一樣看又曰聖人之恕無轍迹學者則做這一件是當了又把這樣子去做那一件又把這樣子去做十件百件千件都把這樣子去做便是推到下梢都是這箇樣子便只是一箇物或問先生與范直閣論忠恕還與集注同否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大槩也是然説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别

亞夫問忠恕而已矣曰此曾子借學者忠恕以明一貫之妙蓋一貫自是難說得分明惟曾子將忠恕形容得極好學者忠恕便待推方得才推便有比較之意聖人更不待推但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便是聖人地位如一泓水在此自然分流四出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趙至道云如所謂堯舜之道孝弟否曰亦是但孝弟是平說曾子說忠恕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關

妙處當時門弟想亦未曉得惟孔子與曾子曉得自後千餘年更無人曉得惟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侯氏謝氏曉得某向來只惟見二程之說却與胡籍溪范直閣說二人皆不以為然及後來見侯氏說得元來如此分明但諸人不曾子細看爾直卿云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忠恕只是學者事不足以言聖人只是借言爾猶云亹亹文王文王自是純亦不已亹亹不足以言之然

亹亹便有純亦不已意思又云忠猶木根恕猶枝葉

條榦南升

忠恕一貫聖人與天為一渾然只有道理自然應去不待盡己方為忠不待推己方為恕不待安排不待忖度不待覩當如水源滔滔流出分而為支派任其自然不待布置入那溝入這瀆故云曾子怕人曉不得一貫故借忠恕而言某初年看不破後得侯氏所收程先生語方曉得又云自孔子告曾子曾子說下在

此千五百年無人曉得待得二程先生出方得明白
前前後後許多人說今看来都一似說夢子善云初
曉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得後畧曉得因以二句解
之云天道是自然之理具人道是自然之理行直卿
云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
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曰要之只是箇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賀孫
方叔問忠恕一理却似說箇中和一般曰和是已中節

了恕是方施出處且如忠恕如何是一貫曰無間斷便是一貫曰無物如何見得無間斷蓋忠則一攬推出去便貫了此忠恕所以為一以貫之蓋是孔子分上事如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此孔子之忠恕餘人不得與焉忠恕一也然亦有分數若中庸所謂忠恕只是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則是賢人君子之所當力者程子覷之亦精矣然程門如尹氏輩亦多理會不曾到此若非劉質夫謝上蔡侯師

聖之徒記得如此分曉則切要處都畢了大雅

忠便是一恕便是貫自一身言之心便是忠應於事者便是恕龜山之說不然某舊時與諸公商量此段都說道龜山便是明道說某深以為不然更無路得分疏後來把程先生說自看來看去乃大分明以此知聽說話難須是心同意契纔說便領畧得龜山說得恁地差來不是他後來說得差是他當初與程先生對面說時領畧不得這意思如今諸公聽某說話若

不領畧得茫然聽之只是徒然程先生那一段是劉質夫記想他須是領畧得兼此段可笑舊時語錄元自分而爲兩自以已及物至違道不遠是也爲一段自吾道一以貫之爲一段若只據上文是看他意不出然而後云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自說得分明正與違道不遠是也相應更一段說某事亦散而爲三　賀孫

明道解忠恕章初本分爲兩段後在籍溪家見却只是

一段遂合之其義極完備此語是劉質夫所記冊一字錯可見質夫之學其他諸先生如楊尹拘於中庸之說也自看明道說不曾破謝氏一作侯却近之然亦有見未盡處端蒙

二程之門解此章者惟上蔡深得二先生之旨其次則侯師聖其餘雖游楊尹皆說不透忠恕是足以貫道忠故一恕故貫也洽

問忠雖已發而未及接物侯氏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乃云春生冬藏歲歲如此不誤萬物是忠如何曰天不春生冬藏時合有箇心公且道天未春生冬藏時有箇心在那裏這箇是天之生物之心無停無息春生冬藏其理未嘗間斷到那萬物各得其所時便是物物如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是那一草一木各得其理變化是箇渾全底義剛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曰今但以人觀天以天觀人便可見在天便是命在人便是忠要之便是

至誠不息因論集義諸家忠恕之説曰若諸家所言却是曾子自不識其所謂一貫夫子之道却是二以分之不是一以貫之道夫

吾道一以貫之今人都祖張無垢説合人己為一貫這自是聖人説這道理如此如何要合人己説得如所謂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這箇又如何要將人己説得多是看聖賢文字不曾子細纔於半中央接得些小意思便道只是恁地又説

及陳叔向也自説一様道理某嘗説這様説話得他自立箇説説道我自所見如此也不妨只是被他説出一様却将聖賢言語硬折入他窩窟裏面據他説底聖賢意思全不如此賀孫

因有援引此類説忠恕者曰今日浙中之學正坐此弊多强将名義比類牽合而説要之學者須是将許多名義如忠恕仁義孝弟之類各分析區處如經緯相似使一一有箇着落将来這箇道理熟自有合處譬

如大槩舉南康而言皆是南康人也却須去其間識得某人為誰某人在甚處然後謂之識南康人也去僞

問或云忠恕只是無私已不責人曰此說可怪自有六經以来不曾說不責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說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嘗說不責人不成只取我好别人不好更不管他於理合管如子弟不才係吾所管者合責則須責之實可只說我是恕便了論語只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薄者如言不以

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己隨材責任耳何至舉而弃之

大雅

君子喻於義章

問喻於義章曰小人之心只曉會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會得那義理見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卓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只知得箇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

則利如此則害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當如

何宜字與利字不同子細看

文振問此章曰義利只是箇頭尾君子之於事見得是

合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箇

義却不曾理會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

利却不理會事之所宜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

件事之利稍重得分毫便去做那一件君子之於義

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

纎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時舉○南升録見存

問君子喻於義義者天理之所宜凡事只看道理之所宜為不顧已私利者人情之所欲得凡事只任私意但取其便於已則為之不復顧道理如何曰義利也未消說得如此重義利猶頭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却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下一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只理會下一截利更不理會上一截義

蓋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利雖絲毫底利也自理會得南升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只是一事上君子於此一事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且如有白金遺道中君子過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過之則便以為利而取之矣賀孫

喻義喻利不是氣禀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説氣禀定了則君

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化且如有金在地君子便思量不當得小人便認取去又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正如喻義喻利皆是一事上有兩段只此一物君子就上面自喻得義小人只是喻得利了父母之年孝子之心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君子小人只共此一物上面有取不取明作

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

沃戶樞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鏖糟惡濁底物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曰陸子靜説便是如此個居父問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這只就眼前看且如今做官須是恁地廉勤自君子為之只是道做官

合著如此自小人為之他只道如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昨有李某當壽皇登極之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即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勢要便以此相投極好笑 賀孫

問集注謂義者天理之所宜仁說又謂義者宜之理意有異否曰只宜處便是義宜之理理之宜都一般但

做文恁地變只如冷底水熱底水水冷底水熱底一般淳

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諫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闕截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淳

問幾微也微還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曰幾微只得做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驀地做出来那裏去討幾微處若要做見幾而諫除非就本文添一兩字始得賀孫

又敬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説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僩

問集注舉内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將来説勞而不怨禮記説勞字似作勞力説如何曰諫了又

諫被撻至於流血可謂勞矣所謂父母喜之愛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只是一般勞寓

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

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南

問自幾諫章至喜懼章見得事親之孝四端具焉但覺

得仁愛之意分外重所以孝弟為仁之本立愛自親始曰是如此惟是初發先是愛故較切所以告子見得不全便只把仁做中出便一向把義做外來看了

賀孫

問謝氏說幾諫章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恐未安曰聖人荅人問孝多就人資質言之在子夏則少於愛在子游則少於敬不當遂斷難易也如謝氏所引兩句乃是莊子之說此與阮籍居喪飲酒食肉及至慟哭嘔

血意思一般蔑棄禮法專事情愛故也人傑。集義

父母在章

問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曰為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為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若是遠遊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親庭既遠溫清定省之禮自此間闊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當遊亦必有定所欲親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僩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説十分矣僩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

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恥上 僩

集注引范氏說最好只緣輕易說了便把那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言及此 明作

以約失之章

以約失之者鮮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于中約之于禮則約字輕 明作

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

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皆分明南升

以約失之者鮮矣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矣或曰恐失之吝嗇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此只凡事自收斂若是吝嗇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看便得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清虛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

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熈豈不如此便多事僩

君子欲訥於言章

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南升

德不孤章

問德不孤必有鄰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僩

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　僩

論語中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為善便自有吉人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必有鄰也易中德不孤謂不只一箇德蓋內直而外方內外皆是德故不孤是訓文辭中大字若有敬而無義有義而無敬即孤矣　端蒙

問德不孤必有鄰曰此處恐不消得引易中來說語所說德不孤必有鄰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

應如小人不為善必有不善之人應之易中言敬以直内須用義以方外義以方外須用敬以直内孤猶偏也敬義既立則德不偏孤言德盛若引易中來說恐將論語所説攪得没理會了南升

問語云德不孤必有鄰是與人同饒本作是說人之相從易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却是説德不孤各饒本作德之大明道却指此作與物同如何曰亦未安可學

德不孤是善者以類應謝楊引繫辭簡易之文說得未

是只用伊川説言德不孤必有鄰是事之驗　謨

事君數章

問集注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諂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説交際處煩數自是求媚於人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説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故聖人特言之以警學者　雉

朱子語類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二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許蔭培

朱子語類卷二十八

論語十

公冶長上

子謂公冶長章

問子謂公冶長章曰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縲絏之中特因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絏為可妻也南升

南容為人觀其三復白圭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南升

問子謂南容章集注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燾

問公冶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賢者不為況聖人乎

自今人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着避嫌處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焉恐閨門中主恩怕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某看公淅人多要避嫌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説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治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

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寓

叔蒙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做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令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間將這箇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夫正怕到這處寓

子謂子賤章

或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便雖有聖人在也須慱取於人方能成德

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賀孫

問子謂子賤章曰看来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槩說如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有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

類若言子賤為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南升

子貢問賜也何如章

叔蒙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賀孫

子貢是器之貴者可以為貴用雖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明作

問子貢得為器之貴者聖人許之然未離乎器而未至於不器處不知子貢是合下無規模抑是後来欠工夫曰也是欠工夫也是合下稟得偏了一般人資稟疏通明達平日所做底工夫都隨他這疏通底意思去一般人稟得恁地馴善自是隨這馴善去恰似人喫藥五臟和平底人喫這藥自流注四肢八脈去若是五臟中一處受病受得深喫這藥都做那一邊去這一邊自勝了難得効學者做工夫正要得專去偏

處理會寓

或曰雍也章

仁而不佞時人以佞為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大驚小怪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明作

佞只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諂字解之祖道

佞是無實之辯夫道

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

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是佞寓

問為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已而不足為君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麄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

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為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 義剛

子使漆雕開仕章

陳仲卿問子使漆雕開仕章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甚麽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 時舉

吾斯之未能信他是不肯更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夫道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如何曰斯之一字甚大漆雕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地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非只指誠意正心之事事君以忠事父以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强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是自有所得無遺方是信祖道○去偽同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者此理也漆

雕開能指此理而言便是心目之間已有所見未能信者未能真知其實然而自保其不叛以此見漆雕開已見大意方欲進進而不已蓋見得大意了又要真知到至實無妄之地它日成就其可量乎此夫子所以悅其篤志也祖道○按此無荅語姑從蜀本存之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曰知得深便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要如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人孝亦只是大綱說孝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又

如忠亦只是大綱說忠謂便有些小不忠處亦未妨即此便是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何緣知得只見他其才可仕故使之仕他揆之於心有一毫未得不害其為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又問謝氏謂其器不安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為椽桁已自可矣他不伏做椽桁又要做柱便是不安於小成也文蔚

立之問吾斯之未能信曰漆雕開已見得這道理是如此但信未及所謂信者真見得這道理是我底不是問人假借將来譬如五穀可以飽人人皆知之須是五穀灼然曾喫得飽方是信得及今學者尚未曾見得却信箇甚麼若見人說道這箇善這箇惡若不曾自見得都不濟事亦終無下手處矣時舉

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

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爾端蒙

問竊意開都見得許多道理但未能自保其終始不易

曰他於道理已自透徹了又問他説未能信恐是自

覺行處有些勉强在曰未須説行在目即便有些小

窒礙處胡泳

敬之問此章曰也不是要就用處説若是道理見未破

只且理會自身已未敢去做他底亦不是我信得了

便定着去做道理自是如此這裏見得直是分曉方

可去做禼因問明道所言漆雕開曾點已見大意二子固是已見大體了看来漆雕見得雖未甚快却是通體通用都知了曾點雖長見得快恐只見體其用處未必全也先生以為然問禼有何說禼曰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曰也不止說一理要知信不過不真知決是如此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須是真見得有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畧行不義畧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

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也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問格物窮理之初事事物物也要見到那裏了曰固是要見到那裏然也約摸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及寓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晳被他見得

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為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甚工夫却與曾子相反曾子便是着實步步做工夫到下梢方有所得曾晳末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他只是論語載不全賀孫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處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做諸侯卿相不

是緊要却不是高尚要恁地說是他自看得沒緊要今人居鄉只見居鄉利害居官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得道理大小大了見那居官利害都沒緊要仕與不仕何害植

知只是一箇知只是有深淺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如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說道別有箇不可說之知便是釋氏之所謂悟也問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是如何曰此亦只是說心中自曉會得

後又信得及耳廣

問漆雕循守者乎曰循守是守一節之廉如原憲之不容物是也漆雕開却是收斂近約伯羽○道夫録云原憲不能容物近於狷開却是收斂近約

問注謂信是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髪之疑是如何曰便是朝聞道意思須是自見得這道理分明方得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别漆雕開却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問

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也是見得這意思漆雕開想見他已知得八分了因說物格知至他只有些子未格有些子未至耳伊川嘗言虎傷者曾經傷者神色獨變此為真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蹈之必溺火蹈之必焚令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為真知寓○集注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注云未有以真知其實然而保其不叛也聖門弟子雖曰有所未至然何至於叛道曰

如此則曾子臨終更說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做甚麽

或曰起居動作有少違背便是叛道否曰然集注係舊本○

僩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已見大意曰是他見得大了謙之錄云是大底意思便小合殺不得論語中說曾點處亦自可見如漆雕開只是此一句如何便見得他已見大意處然工夫只在斯字與信字上且說斯字如何嘗等各以意對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

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僩

楊丞問如何謂之大意曰規模小底易自以為足規模大則功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璘

問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作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

作工夫亦不可孔門如曾點漆雕開皆已見大意某

問開自謂未能信孔子何為使之仕曰孔子見其可

仕故使之仕它隱之於心有未信處可學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漆雕開想是灰頭土面朴

實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到若

曾晳則只是見得徃徃却不曾下工夫時舉

或問子說開意如何曰明道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又云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肴

這語意是如何看得此意方識得聖人意賀孫

王景仁問程子言曾點與漆雕開已見大意何也曰此當某問公而公反以問某邪此在公自參取既而曰所謂斯之未信斯者非大意而何但其文理密察則二子或未之及又問大意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壯祖

或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記胡明仲說禹稷顏回同道其意謂禹稷是就事上做得成底顏子見道

是做未成底此亦相類開是着實做事已知得此理
點見識較高但却着實處不如開開却進未已點恐
不能進銖
直卿問程子云云曰開更客似點點更規模大開尤縝
密道夫
問漆雕開與曾點孰優劣曰舊看皆云曾點高今看來
却是開着實點頗動蕩可學
問恐漆雕開見處未到曾點曰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

確實觀他吾斯之未能信之語可見文蔚

曾點開濶漆雕開深穩方子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着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儒用

曾點已見大意却做得有欠缺漆雕開見得不如點透徹而用工却密點天資甚高見得這物事透徹如一箇大屋但見外面墻圍周匝裏面間架却未見得却

又不肯做工夫如邵康節見得恁地只管作弄又曰曾子父子却相反曾晳初間却都不見得只從小處做去及至一下見得大處時他小處却都曾做了賜

曾點見得甚高却於工夫上有踈畧處漆雕開見處不如曾點然有向進之意曾點與曾參正相反曾參却是積累做去千條萬緒做到九分八釐只有這些子未透既聞夫子一貫之旨則前日之千條萬緒皆有着落矣忠恕而已矣此是借學者之忠恕以影出聖

人自然之忠恕也

上蔡言漆雕開不安於小成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它不肯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賀孫

道不行章

夫子浮海假設之言且如此說非是必要去所以謂子

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明作

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他好勇故凡事麄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升卿

孟武伯問三子仁乎夫子但言三子才各有所長若仁則不是易事夫子雖不説三子無仁但言不知其仁

則無在其中矣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桌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别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明作

問孟武伯問三子之仁而聖人皆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曰大槩是如此又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葢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僴

問孔門之學莫大於為仁孟武伯見子路等皆孔門高

弟故問之孔子於三子者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許其才不許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未知做得來能無私心否曰然聖人惟見得他有駁雜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麁率非聖賢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南升

林問子路不知其仁處曰仁譬如一盆油一般無些子夾雜方喚做油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

不是都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答之卓

不知其仁仁如白不仁如黒白須是十分全白方謂之白纔是一點墨點破便不得白了夔孫

或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為它功夫未到問何謂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功夫自有一條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事所謂功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功夫未到此田地不若

顔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銖

子升問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為宰後來求乃為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材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話木之

子謂子貢曰章

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

相上下者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人却以之比較顔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説話緣他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顔而下自還是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

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僩
居父問回也聞一知十即始見終是如何曰知十亦不是聞一件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徧又問聖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何如曰聖人固生知終不成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今且未要說聖人且只就自家地位看今只就這一件事聞得且未能理會得恰好處況於其他賀孫○集注
胡問回聞一知十是明睿所照若孔子則如何曰孔子

又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古者論聖人都說聰明如堯聰明文思惟天生聰明時乂亶聰明作元后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聖人直是聰明淳

問顏子明睿所照合下已得其全體不知於金聲玉振體段俱到否曰顏子於金聲意思却得之但於玉振意思却未盡賀孫問只是做未到却不是見未到曰是他合下都自見得周備但未盡其極耳賀孫

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

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明作

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僩

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

理則推測甚底。蕭

問謝氏解女與回也孰愈章大抵謂材之高下無與入德之優劣顏子雖聞一知十然亦未嘗以此自多而子貢以此論之乃其所以不如顏子者夫子非以子貢之知二為不如顏子之知十也此固非當時答問之旨然詳味謝氏語勢恐其若是曰上蔡是如此說吳才老十說中亦如此論必大。集義

吾未見剛者章

子曰吾未見剛者蓋剛是堅强不屈之意便是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其人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為棖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有慾南升

問剛亦非是極底地位聖門豈解無人夫子何以言未見曰也是說難得剛也是難得又言也是難得淳錄作無慾便是剛真難得　如那撑眉努眼便是慾申棖便是恁地想見他做得箇人也大故勞攘義剛問秦漢以下甚麽

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叔器問剛莫是好仁惡不仁否蓋剛有那勇猛底意思曰剛則能果斷謂好惡為剛則不得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今叫割做鋼却不得又言剛與勇也自別故六言六蔽有好剛不好學又有好勇不好學淳錄畧○義剛

根也慾慾者溺於愛而成癖者也人傑

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

類皆是欲才有些被它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者以申棖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它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欲了安得為剛南升

問吾未見剛者一章曰人之資質千條萬别自是有許多般有剛於此而不剛於彼底亦有剛而多慾亦有柔而多慾亦有剛而寡慾亦有柔而寡慾自是多般不同所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

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識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申棖也不是箇榻翣底人是箇剛悻做事聒噪人底人○燾

上蔡這處最說得好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令人纔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棖想只是箇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

意只此便是慾也時舉○集注

或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慾所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崛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時舉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子貢謂此等不善底事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廣大然夫子謂非爾所及蓋是子貢功夫未到此田地學者只有箇恕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

如今便説無欲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南升

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説仁也恕也看得精大雅

問此如何非子貢所能及曰程先生語録中解此數段終是未剖判唯伊川經解之言是晚年仁熟方看得

如此分曉說出得如此分明兩句所以分仁恕只是生熟難易之間治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未能忘我故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能忘我故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未能忘物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能忘物也鎬○此條可疑

至之問此章曰正在欲字上不欲時便是全然無了這

些子心且如所不當爲之事人若能不欲爲其所不當爲便是這箇心都無了是甚地位未到這地位便自要擔當了便不去做工夫聖人所以答他時且要它退一步做工夫只這不自覺察便是病痛怡○亦可疑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性與天道之嘆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道夫

性與天道性是就人物上說天道是陰陽五行僩

吉甫問性與天道曰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為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蓋卿○佐錄云天道流行是一條長連底人便在此天道之中各得一截子

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者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於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箇頓放處人傑

問性與天道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

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可以觀性與天道雉

寓問集註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聖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它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嘆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

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麽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畧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曾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寓

問集注謂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如何曰此言天運所謂繼之者善也即天理之流行者也性者着人而

行之人傑

問夫子之文章凡聖人威儀言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於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於天有許多道理為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為性者也聖人不以驟語學者故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卻說得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是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曰文振看得文字平正又

浹洽若看文字須還他平正又須浹洽無虧欠方得好南升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来聞孔子説邪曰是後来聞孔子説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来是聞孔子説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説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説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又如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

言性與天道淳

器之問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着知子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㝢

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

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隂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爾時舉

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曾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虚安卿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者莫是為他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

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道理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義剛

朱子語類卷二十八